

讀書與藏書之間

辛德勇◎著



中華書局

G256.1
X509

讀書與藏書之間

辛德勇◎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书与藏书之间/辛德勇著. -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ISBN 7 - 101 - 04867 - 6

I. 读… II. 辛… III. 古籍 - 基本知识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0558 号

书 名 读书与藏书之间

编 著 者 辛德勇

责任编辑 贾元苏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1}{2}$ 插页 4 字数 248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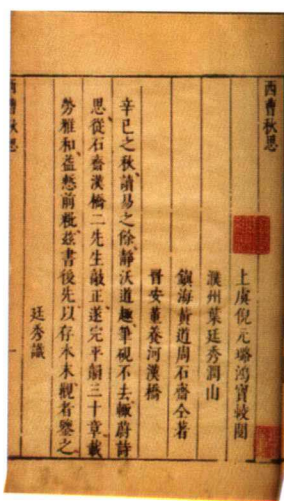
印 数 1 - 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4867 - 6/Z · 5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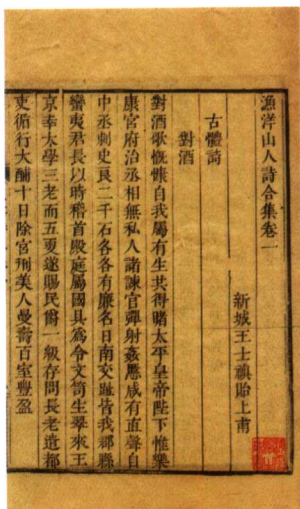
定 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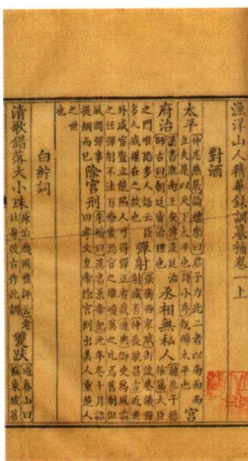
石印明万历刻本《观世音感应灵课》(见正文第149页)



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封面、卷首及內文(见正文第191页)



清康熙刻本《漁洋山人詩合集》
(見正文第16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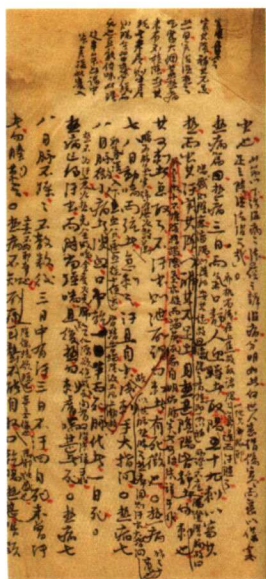
清康熙林佶寫刻本《漁洋精華錄》
(見正文第168頁)



清丁晏批本《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
(見正文第183頁)



清黎庶昌手寫《國朝名家詩選》
(見正文第7頁)



清吳塘《溫病條辨》稿本
(見正文第132頁)

醫學源流

三皇

伏羲皇帝

太昊伏羲氏風姓代燧人氏而王蛇身人首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教佃漁養蠶推以庖厨故曰庖犧

歷代名醫圖贊

茫茫上古 卅及庖犧 始畫八卦 爰分四時 究病之源 以類而推 神農之降 得而因之

和刻本《医学源流》（见正文第56页）

大惠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參學比丘

道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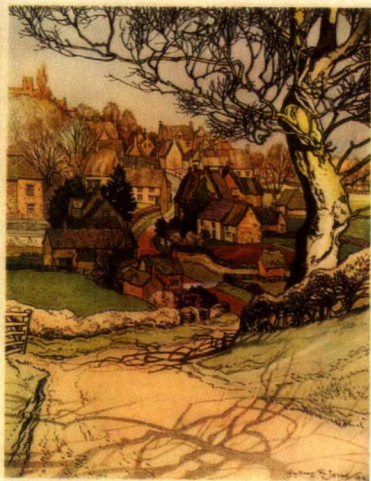
編

洞山廣道者梓州人叢林號廣無心初遊方問雲蓋智和尚興化打維那意旨如何智下繩牀展兩手吐舌云廣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持此語問石霜琳和尚琳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琳云好一坐具祇是你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淨云他打你也打廣於此本悟真淨因作頌云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他眼自開棒下罰錢趁出院
慈明瑯琊大愚等數人辭汾陽相讓不肯為參頭汾

瘦松园文库旧藏和刻本《大惠普觉禅师宗门武库》（见正文第56页）



日译本《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封面（见正文第50页）



HORLEY, OXFORDSHIRE. FROM A 17th CENT. WATER COLOUR DRAWING BY STONEY R. JONES

英文本《英格兰乡村住宅》插图（见正文第19页）

322 MEDIEVAL FOREIGN TRADE: EASTERN PORTS

in all probability been shipped coastwise from Newcastle in the first place, although it may have been brought originally from Newcastle via a continental port.¹

Winchester at no time compared favourably in size and importance with the other east coast ports, but its position at the natural outlet of the Weald made it the greatest exporter of timber and furs in England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² There is abundant evidence of the shipment of these commodities coastwise to London and other English ports,³ but the bulk



Fig. 4a

Large quantities of oak-bark were included in the cargoes exported by these vessels (compiled from *Customs Accounts*, 13107. See footnote 3, p. 329).

of the trade was done with merchants from the Netherlands, Flanders and Normandy. Their distribution in a typical year is shown in Fig. 4a. The Weald in general, however, was a region of comparative poverty, and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its inhabitants was low. Consequently, the alien vessels seldom brought very large cargoes in exchange for the forest products, and most of them came over in ballast. This was shipped overboard in the mouth of the Rother, and it is rather ironical that the

¹ If brought down from Newcastle, it would not have been listed in the accounts.

² Small quantities were also exported from the Humber (*Customs Accounts*, 126/5). E.g. in 1391 when timber was taken to Boston for bridge repairs (*Id.* *For. Acct.*, 1391-2, p. 112). London was supplied with firewood from this area—J. P. Willard, 'Inland Transportat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Speculum*, LXIII (1938).

THE CLOTH TRADE

323

very made on which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port was so largely built should have hastened in this way the silt-up of its haven and the ultimate destruction of its prosperity.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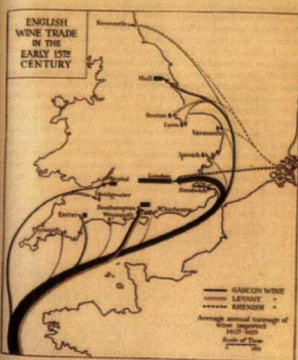


Fig. 4b

Small quantities of wine were also imported at Chester and other western ports which do not appear explicitly in the accounts.

⁴ R. A. Pugh, 'The Foreign Trade of the Cinque Ports in the year 1390-4', *Studi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ed. I. C. Pugh, 1956), p. 146.

《1800年以来的英格兰历史地理》内文（见正文第35页）

自序

我是一个从故纸堆中讨生计的人。不是转贩旧书，而是在古人写下的书籍的字缝里找文章做。

既然读书，就需要买书。近十几年，因为买旧书的缘由，时常会接触到一些藏书家。在藏书家的眼里，我多半算得上是个专业的“学者”，买的书也只是学者必需的“用功”的书籍，与藏书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可在一些学者看来，像我这样胡乱买旧书，又似乎是与学术毫不相干的事情。礼貌一些，会说这是在收藏书籍；不客气地讲，就是“玩物丧志”那句现成话。非驴非马，被每一条正道上的人，都视同蝙蝠。可见，虽然同样是以书为侣，但是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似乎存在着很大的间隔。我祖居东胡故地，借用西汉时东胡人的话来说，也可以将这一中间地带，称之为“瓠脱外弃地”¹。

然而，若要对读书与藏书分别给出确切的界定，却并不容易。譬如，你可以说，读书者买书只为方便阅读，不需要考虑诸如品相、版本等书籍外在形式上的差异。但是，并排放上两部内容和印制形式完全相同的书籍，一部油污水渍，蓬头垢面，另一部则触手如新，墨香袭人，恐怕天下所有“读书”者，都要选择后一部。又譬如许多自命为

1 瓠脱：《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汉时在东胡与匈奴的居地之间，“中有弃地，莫居，千馀里，各居其边为瓠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与我界瓠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三国时人韦昭，释此瓠脱为“界上屯守处”。

2 读书与藏书之间

“读书”的人，会以为藏书者类皆束书不观，纯粹是把书籍当作古董和艺术品来装点门面。可是，其实从来就没有根本不读书的藏书家，藏书家对书籍的内容大多各有不同的偏好，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只不过你有你的读法，他有他的读法，他可能只是茶余饭后把玩赏鉴，同时悉心品味书籍蕴涵的文化内容与其形式之美，并不像以读书为职业的那些人，一定要通过看书来写东西、谋衣食而已。

如此说来，在读书与藏书这两大界域中间，应当还存在着一个很宽泛的过渡地带。不仅是我，其实很多需要常年读书的人，都是处在这一地带的不同位置之上。近年济南齐鲁书社办了一个讲藏书的刊物，名为《藏书家》，实际上在上面写稿子的人，多半是既读且藏，或者说是因读而藏，读而后藏，真正称得上藏书家的作者，只占其中很少很少一小部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藏书家，以后更不会有这种念头。严格地说，买书只是为了读书，为了更方便地读书，更多地读书，也为使读书变得更有趣味，更多一分惬意。

上学受教育，长辈的说法叫念书；书面化一些的说法，便是读书。小学和中学，应当好好启蒙打基础的时候，正赶上了所谓“十年动乱”，在学校，非但不能像现在一样“正规”上课受教育，反倒是时常要代替家里有事的老师给同学“讲课”，于是，就养成了我自己读书的习惯。自己阅读，随心所欲，找想看的书，这样，自然而然地也很早就滋生了跑书店买书的嗜好。当然，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孩子一样，手头儿能够省下来的零花钱有限，能买到的书，自然也极为有限。

少年时代购得的书籍，历经数度移徙搬迁之后，都早已不见踪影，只记得读的最多的是李瑛的几本革命诗集。虽同样是用分行的句子，来图解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象，但李瑛的诗似乎很讲究节奏和韵律。直到现在，我读新诗，还是很看重这一点。另一部印象深刻的书籍，倒是古代文献，名为《何典》。印象深刻，是因为书名奇特，好记，

至于这部书的内容,直至今天,也没有好好读过。这反映出,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显露了聚而不读的“藏书”倾向。

1977年考上大学以后,开始有明确目标地搜罗专业所需要的书籍。高考时本来报考文科,却阴差阳错地被录取到理科。既要满足读文史书籍的欲望,又要适应念理科的需要,欲求者甚广,而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购书款项却依然有限,故所得而求之者甚寡,在书店里还是翻看的时间很长,买下的书籍很少。不过,外界条件的抑制,反而愈加强化了内心购书的奢望。

在大学本科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似乎有了一点儿贴近藏书家的购书路数。这就是不问喜好与否,以及是否都用得上,成龙配套地购买某一系列的书籍。其中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就是现在藏书者通常称之为“网格版”的那一种绿底黄色网格封面的版本,我是见一本收一本,基本收齐了当时已经出版的所有品种。又如旧期刊,一本一本地配齐了自创刊号以来的《地理知识》和《地理》。《地理知识》发行量大,配齐并不太困难,但《地理》是20世纪50年代发行时间很短的地理学中级刊物,介于高端的《地理学报》与普及的《地理知识》之间,上下不靠,存世无多,为配齐它,耗费了我很多个周末。不过大学毕业以后,由于购买必需专业书籍的巨大吸引力,再也没有这样刻意按照出版的系列来购置书籍,从而也在这个关键环节上,脱离了通往“藏书家”的路途。

不过,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我逐渐体味到在购书过程中寻寻觅觅的乐趣。觅书的乐趣,本来主要体现在搜寻旧书、旧期刊的特殊体验之中。但在那个新书发行渠道还很不通畅的年代里,除了周末常去旧书摊儿寻觅需要的书刊之外,我还有另外一种觅书的途径,这就是通过征订书目,找寻即将出版的新书,向书店预约定购。

回想起来,至今我仍然对当时哈尔滨市南岗新华书店负责预定图书的那一位女士,心存敬重和感激。数年之间,这位店员为我定购

4 读书与藏书之间

了许多书籍,其中包括现在还一直使用的《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丛书。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其中有一些书,整个哈尔滨市,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预定,所以,书店竟为满足我一个人的需求,特地从出版社订进了惟一的一本。例如由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天气气候研究所编辑的《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1978年)》,就是这样,在《科技新书目》上看到出版消息后,由这家书店代为订购,买到手中的。像这样专门的书籍,除了北京、上海,当时在其他地方,是很难买到的。等到我读了研究生,专门学习历史地理学之后,直至今日,一直为能够拥有这本论文集而颇感得意。后来徜徉于南北各地旧书摊肆,却始终没有遇见过这本文集,也就更为感激专门为我预定书籍的这位店员。

各个专业,都需要读书,但从事历史这一专业,似乎需要比其他专业读更多的书。当然,更准确地说是浏览更多的书。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专业所读的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读法有些特别,并不是逐字逐句地阅读,只是走马观花,了解一下大概内容,日后做专门研究需要时,再仔细阅读,或是查找一些有用的资料;另一方面,是因为从事历史专业,不管学术进展到什么地步,出现多少新知识,得出多少新结论,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依然需要立足于原始资料,一切从头做起,去读很多代以前学者早已读过的书籍,而不像其他很多学科,新知识随时淘汰老知识,有了新著述,就可以扔掉老书不用。历史学研究用书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干这一行的人,往往需要在书斋里储备很多很多的书籍。

大学毕业以后,接着读研究生,由理科转入文科,进入历史学领域。因为有了比较具体的专业,读书的范围,也变得非常具体,而购书的数量,则基于专业的需求,开始大幅度增加。当时买书,几乎纯粹是为了实用,丝毫没有考虑过兼顾阅读与赏玩。不是没有这样的意愿,而是尚且无力顾及于此。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业师黄永年先生从北京琉璃厂古籍书店,为单位购买了一批古籍,其中有明末刻本钟惺、谭元春评点《水经注》,价格80元。这是古代地理学名著,因我学习历史地理专业,先生特地指点说,此书价格不贵,书店另存有同样一部,可以考虑买下。但我当时正处于贪婪地扩充存书数量的阶段,根本没去考虑。现在,这样一部书的售价,至少要在5,000元以上,结果同样还是不会考虑将其收入书囊。当时为集中力量,购买专业文史典籍,竟毫不吝惜地让出了几乎全部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并且从此以后,便不再购买这一类“闲书”了。

不管读书还是买书,我都受到业师黄永年先生的直接点拨和影响。先生是当今第一流的版本目录学家。读研究生,入学伊始,我即师从先生学习目录学。先生的讲授,为我打开了广阔的学术天地,诱使我想尽可能有所涉猎。多年来购书博杂不一,与所从事的狭小专业相比,或许稍显泛滥无归,即缘自于此;并非像一些朋友误解的那样,只是出于收藏书籍的目的。不过,先生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做学问,并不主张买太多的杂书,甚至反对抄卡片、记笔记。无奈我生性驽钝,记忆力低下,一部书常常反复读过,仍然留不下多少印象。这样,在使用史料时,需要反复核查,完全靠去图书馆借阅,远水解不了近渴。为此,才不得不尽可能多购置一些书籍,以备稽考。

然而学海无涯,而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毕竟十分有限,买下的很多书,根本顾不上看,有些书甚至终此一生,恐怕也无暇一覽。得筌而忘渔,这便与购书的初衷相背离,难怪要被一些人视作“藏书”了。事实上,在文史专业者,以及文史爱好者中间,类似我这样胡乱买书而又束之高阁的人,比比皆是,我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一员。

由为读书而购书,却在不知不觉中已向“藏书”的方向偏倾,这便使得我与书籍的位置关系,逐渐介处于读书与藏书之间。买书一多,似乎也必然如此。当今各地评选“藏书状元”,普遍把拥有书籍

的数量,作为衡量藏书家分量的指标,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

其实,就“藏书”的实质内容而言,除了赏玩古董或存而不用的涵义之外,专业人士搜集的某一方面的书籍,虽分拆来看,平平常常,但花费多年心力精挑细选聚拢到一起,最终其本身往往就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收藏。很多图书馆的学术特藏,就是由此构成。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藏书”,只是聚拢书籍形成的一种自然结果,而不是它的出发点和聚书的过程。即使按照这一意义来讲,我收存的书籍,严格地说,恐怕也还算不上是“藏书”,只能说是略微形似而已。这是因为我拥有的书籍,内容过于杂乱,没有特别着意搜罗某一类书籍,包括我赖以谋生的专业历史地理学。没有学术价值或是派不上用场的专业出版物,我丝毫没有兴趣,而是否具有独特的类别取向,应该是判别所有收藏和收藏家的一项基本指标。

在目录学方面,是黄永年先生授以目录学,从而引发我广泛购求各类文史典籍的欲望;在版本学方面,则是倒转过来,由于购买古籍旧本,新要求教于先生,始逐渐习得一些版本学基础知识。由于顾虑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实物,当初在西安读研究生时,听黄永年先生的版本学课程,只上了两堂课,便偷偷开了小差。幸蒙先生偏爱,没有怪罪。上个世纪90年代初,转迁至北京工作,在琉璃厂、海淀等中国书店的店面里,可以经常随意翻看古籍。当时古籍的价格,尚且不甚昂贵,不知不觉中便诱发出购买古刻旧本的欲求。于是,从实用的石印本、影印本和书市上一元钱一本的零篇残本开始,试探着摸索购买一些线装古籍。一边学,一边买,十几年下来,竟也积累了上百部古书。

很多没有买过古书的人,往往把购买或存有古书,理所当然地视作藏书。其实这是很表象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线装书籍,都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比如有些清代乃至明代的破烂刻本,其收藏价值,甚至还远不如现在新出的洋装书。从收藏的角度看,这里边有很多讲究。

我买下的线装书，有一小部分完全是供一般阅读使用，与买洋装新书出发点没有什么差别。譬如《读史方輿纪要》，当时买不到中华书局印制的洋装本，只好买了一部线装石印本来用；《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是因为一直没有新的标点印本，便购置一部影印线装的《四部丛刊》三编本。至于其他大多数书籍，则确实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收藏价值，勉强可以看作是一种收藏。

不过我的这种收藏，仍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藏书家略有区别，这就是正宗藏书家特别看重的精美版刻佳品和流传有绪的名物，我基本上一无所所有。我搜罗书籍的着眼点，仍是书籍的内容而不是外在形式。在书价相对低廉而可以接受的大前提下，一重稀见，二重独特的史料价值，三重相对少见的学术名著，最后才是考虑版刻或印制的艺术价值。这还是典型的读书者的立场，是扩展到版本领域的目录学视角。如此说来，我买线装古籍的实质目的，依旧还是读书。这类书籍，可以更多地满足我阅览孤本秘籍的好奇心，也能够在阅读使用的同时，一并领略古籍版刻之美，使阅读历史文献，变得更为享受。其实，以读书求知为职业，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享受，许多人因过于看重功利的目的，而把读书弄得苦楚万分，实在是一种“异化”。

同样都是购买线装古籍，路数却是各有不同。我购买线装古籍和其他旧书，始终遵循一项重要的准则，这就是人弃我取，不与他人争强竞胜。这客观上是由于实力有限，不具备相应的资格；主观上是生性不喜欢凑人多的热闹，就像做学问也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和选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去做一样。

藏书是一件自得其乐的事情，藏书家则是一帮自我陶醉的家伙。他们不大在意别人另找其他的乐子，也不在意那样做是否合乎“道儿”上的规矩。再说，和所有行业一样，少一个同行，就等于少了一个竞争的冤家，有百利而无一弊，管它作甚呢？我的乐子，藏书家们虽然看不大懂，却依然很礼貌地认可为一种另类的收藏。

这样,通过古籍的收藏,由读书而转入藏书,使得我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似乎又进一步向藏书一侧有所偏倾。不过,我所拥有的这类古籍,数量实在太少,在我一万多册书籍的总数当中微乎其微,改变不了总体构成的性质;同时,书籍的种类,又杂七杂八,经、史、子、集,明版清版活字,抄本写本稿本,样样都有一点儿,又哪一样也不成体系,虽然可以算作收藏,却怎么也达不到藏书家的标准。

藏书家有理由也有权利只赏玩而不认真阅读藏储的书籍,或者是拿藏书作文章;读书人则应该在阅读中发掘所存书籍的价值和意义。既然是从阅读角度购买书籍,我在买下古籍旧本之后,都要尽可能品味梳理一下这些书籍的内在蕴涵。本书“书衣题识”部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心得和感想。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古刻旧本之外,我还曾买下过很少很少一小部分外文珍本书籍和较为稀见的晚近书刊资料,书中对此也有所涉及。

整个这部分内容,有些是做了比较深入的学术性考述,有些只是随意铺叙一时的想法;加之书籍的内容差别很大,我对每一种书籍的讲述形式,便是各随其宜,并没有追求统一的写法。所谈到的书籍,单纯就版本而言,多不值一提,正宗的藏书家,难免讪笑。书篋中值得挖掘利用或是分析介绍的罕见古籍以及文献资料,还略有一些,以后有合适机会,我将陆续撰文,公之于众。

买书本是为阅读或者收藏,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寻觅旧书本身,却很容易转变成为一种独特的消遣和享受。借用一位西方藏书家的话说,这是一种浸透于血液之中的诱惑。正因为如此,搜罗书籍的这些怪人,往往会津津乐道个中的奥妙与情趣。我生性懒惰,在游山玩水这一点上,如同业内写《水经注》的老前辈酆道元一样,“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不管走到哪里,逛旧书店、旧书摊儿,浏览和寻觅旧书,差不多成为最主要的“游览”项目。本书“书肆记游”部分,便是记录我访书阅肆的一些经历和观感,以之与同道者

交流。其中有些文章,是应人之约,命题而作,有索稿者特定的要求。当然,讲述的具体内容,依然完全出自我本人的看法。

不管读书,还是藏书,都离不开目录学和版本学知识。本书“书山问路”部分,是我学习版本目录学的一些体会和认识。这两门知识,看似简单,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微言大义,一切玄机禅语,对之都难以施展。因此,一些人往往将其视之为“小道”,不屑于略为措意。实际上,这是一片广阔无边的森林沧海,要想掌握好这些内容,很不容易,需要日积月累,博闻多识。以我涉学之浅,所说必然会有很多疏漏和谬误,连同本书其他内容一道,衷心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教。收在这里的文章,有的曾在刊物上发表过,在这里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润色。书中所附书影,除评述拍卖一文外,均摄自本人藏书。

2005年6月9日记

目 录

自序	1
----	---

书肆记游

卖书人徐元勋	3
牛头、鸡肋与狗屎	9
——闲说旧书市上拣漏儿	
津门得书偶记	12
在斯堪的纳维亚买旧书	17
大东购书漫记	26
紫霓白雪,五色纷若	89
——2005年嘉德公司古籍善本春拍漫览	

书衣题识

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	103
——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	
关于《都门纪略》早期版本的一些问题	122
吴塘《温病条辨》稿本题记	132
《江省图》与徐霞客的神话	141